

《五十歲的情書》讀後感

明 鳴

女兒一早照例忙個不停，不但為我準備好了早餐，還有午餐，然後匆匆離家趕去上班，關門前又一再吩咐我：不要忘了吃藥。我們母女倆除了星期天，平時見面的時間是很少的，但我不感覺寂寞，好像時時都有她的身影在身邊。她是個很懂事的孩子，她爸爸去世那年她才十歲，我們共同度過了艱難的歲月，自幼她就對愛有著美好的憧憬，也培養了她堅強不屈的性格，我現在雖然已是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，但我十分欣慰有一個體貼如微的女兒在身邊，我是幸福的。

盡管女兒一再「警告」我不許做這樣，不許做那樣，但我還是歡喜在屋里走走，做完一些零星的清潔工作，然後在女兒整潔溫馨房間里座一會兒。牆上掛著當年我們一家三口的像片，女兒稚嫩的笑臉和她酷似父親的面龐，總是讓我看過不夠。望著那一塵不染的書桌、排列整潔的書櫃和屋里井井有調的安置，~~根本不需要我的操心~~，只是今天見床頭櫃上多了一本未合頁的書，書名是《五十歲的情書》。我不知道是什麼力量會趨使我化了幾個小時才把它讀完。

合上書本時，雖然感覺有些疲惫，但是分享著書中作者們所感受到真摯的愛，全身卻是溫暖的。此刻，我竟毫無睡意，《五十歲的情書》勾起了我辛酸的回憶，我情不自禁地起身，走到丈夫的遺像前，輕輕地打開了骨灰盒蓋，取出那珍藏了幾十年的那封信，那是丈夫生前留下給我唯一的情書，那年他剛滿五十歲，是在文化革命年代他被關押在「牛棚」時寫的。他實際上是一個毫無政治背景的人，新中國

成立後他應音樂界權威人士的勸荐，離開了香港到上海的音樂學府教授鋼琴，是個很守本分的人，所以在『反右派』時沒有輪到他，可是在『文革』時，難逃一劫，他唯一的罪名就是教學生西方音樂。那年他和許多教師一樣，被迫寫檢查，挨批斗。全校被關押的 36 名教授中，有 19 人不堪凌辱和折磨，含冤走向了另一個世界。但我丈夫在信中對我說：“我不想死，也不會逃，想到你和女兒，我捨不得離開你們”。在關押期間他還被指派打掃全校的男廁所，還要負責修理廁所。他自嘲地告訴我：“以前在家里我是茶來伸手，飯來張口，妳為了保護我的手，不讓我做任何家務，現在我手上長滿了老茧，這大概是上帝對我的懲罰吧”。在那度日如年的日子，學校一直不允許我們見面，我為他的處境日夜難眠。他要我“不要將我的情況講給孩子聽，她還小不懂事，妳不必為我耽心，要多照顧孩子，沒有父親在身邊的孩子是很可憐的。”他還告訴我他現在最希望的是能經常在五樓修廁所，因為“在那里透過窗戶我可以遠遠地朝家里的方向看一段時間，雖然看不到家，被許多房子擋住了，但是我知道你們就住在這個熟悉的方位，我想念你們”。——“冬天又要到了，如果用不起電暖氣，可以用鹽水瓶裝熱水取暖，我知道你是特別怕冷，你要管好自己，如果你病倒了孩子怎麼辦啊！孩子的教育全靠你呀！”在他的信里沒有提及自己所遭受的苦難，反而更增添我對他的牽掛和耽憂，不祥預感像陰影一樣一直籠罩著我。他還千叮萬囑：“要按時服藥，要記住吃藥的順序……”。就在寫完這封信的第二天，他在修廁所的水箱時，因為身體虛弱從梯子上摔了下來，當天下午學生們在禮堂開批判會，沒

有人進出過這間廁所，直到第二天他才被人發覺。

在清理丈夫的遺物時，我拿到了這封他無法交給我的信，他絕想不到這竟是他留給我最後的思念和交待。在以後艱辛困苦的日子里，我不知讀過了多少遍他給我的這封唯一的情書，信紙經受我無數滴淚水的洗刷，卻永遠洗刷不盡我的哀傷。我時常在夢中和他交談，一起和女兒嘻笑，歡度美好的時光，只有在那個時候我是最開心的。

女兒回家時，我還沉浸在甜蜜的夢中，她沒有驚動我，只是含著淚水在默默讀著父親寫給母親的情書。她經常思念父親，總是想從我口中知道父親過去一切，我知道一個破碎的家會給她的心靈帶來多大的創傷，我不知道如何來補償她失去的愛，我拼命地工作，省吃儉用供她讀完大學和研究院，我沒有辜負丈夫的期望，現在她已經是個很有作為的法學教授，相信在九泉之下的丈夫也會安心了。

夢中的我忽然仿佛覺得狂風大作，有雨水滴落在我臉上，我驚醒過來，女兒撲在我身上緊緊抱著我，手中拿著父親五十歲寫的這封情書，女兒已經忍不著抽泣，像個小孩放聲大哭起來，還不斷呼喊著：“爸爸！……媽媽……我愛你們！”。（完）